



武定府志  
(咸豐)  
七

武定府志卷之三十一

論

棣州論

明邢侗

自唐貞觀中置棣州於厭次而廣袤遂定歷代相沿未有增益州人劉繼先輩謂洪武初立青城縣割我親仁鄉數里隸之而河迤南膏腴之地始不爲我有矣由今以觀其四境川塗墟落井閭郵傳之所碁布與土產之毛猶足稱方州之雄然而中間瘠鹵之區十居三四一望曠莽海氣薄注較之隣境麥秀油油禾黍芄芃桑以沃若棗以纂纂則直可二黍嗚呼北地固無火耕水耨

武定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論

一

之苦倘力田作無不變蒿萊爲膏壤者乃頻年貧者轉徙魚鹽之利富者多挾貲買數井之布至千百出都城塞上或販梨棗買舡艇下江東逐什一農事不講久矣安得上之人抑其末而教導之使知力田崇本也乎

濠水論

明 劉繼先

按城濠水溢流於泊泊達於截河此宋祥符間徙城之水道也蓋我州避水而徙故於水道必先擇其便焉今城濠水因三官廟前近有無知僧氏憫行人泥淖乃築爲土堰特建一小橋通之而遂不得盡流於泊又泊水北障於隄舊時水口久已湮塞曾不得達於截河故

西北一帶徃時不受水 邇乃經年瀦潦不任耕種且  
州城亦以水之莫洩濠墻蒸濕多有坍塌攻之嘉靖十  
一年甚雨則水入北門城幾危幸雨息而免天意莫量  
設令不息其奈之何彼古城陷棣州其鑿不遠可弗念  
哉徃曾與樗菴先生言及此先生大駭卽欲開復爲民  
除害奈截河上不數十里徃年陽信知縣徐九臯均坵  
縣地時不知爲我流水故道照畝起稅先生將申請撫  
按兩院仍以稅灑入該縣方行事無何以考績去卒不  
果惜哉茲又逾數歲矣豈無有繼樗菴而興者吾民敬  
惟夙夜望之

武定州田賦論

明 劉繼先

按高煦遺累甚慘當時犯逆者不獨人置之罪且宅爲官宅地爲官地夫官宅民間不得投賣爲業官地則壹畝貳畝有畸征税其土又多湮迷不知所在舊時官地湮迷稅惟坐本里包賠成化間乃灑於該州近有指護城隍邈裡所中空閒地爲官地者亦大有見夫地爲官地正以人犯逆有罪而地亦因之罪也人多當時死矣雖有生存者必深藏秘遁敢有出而辨白其地爲誰氏之產也卽有知者恐言之而招禍亦俱各忍默而罷彼所軍新自德州衛調來氣自雄武又見其地之無主占

而種之於理誠有始 竊而非據也久雖業而不知歸也正德間屯田副使趙公深疑之以本所千百戶屯軍地各有其處此外所中如何復有地也若曰買之民間者其稅當在州何故而獨無稅也乃下令募民告誥夫此乃該州遠事人多不知以此無從查證輒議爲所中空閒地每畝征子粒錢數文入所公用噫州中有稅而無地所中有地而無稅茫茫幾二百年矣誠足悲寃卽今拆其地以還州可也或究其地若干畝卽以官地貳畝有畸稅之亦可也此實天理人情之至當書之以待倡義者正之

武定州賦稅論

明王永積

古者按畝而稅登數於板而拜古帝王重民財愛民命如此其至也今何如哉據本州舊志上地歲派一分而止距五十年數且五之矣神廟末年始有鋒竒本省兵餉之增科民力猶可支也有新餉之說起歲入便以萬計膺民社者能無蒿目時艱之嘆及余待罪以來寇兵交訌旱蝗相繼民卒流亡不敢忘寸絲粒米之恩而均糧有派因糧有徵加四百餘金猶云巨室急公從王之義宜然也既加五千餘金概及編戶時則斃斃子遺正供且難粉骨卽風示以食土之大義其如剗肉何哉若

夫避加派之名行科歛之實初議搜括旋議裁減旋議  
抽扣官吏養廉之資書役糊口之物並一切日用瑣屑  
交際往來之羸羨僅存什一於千百衙門經費已無所  
出且徵解稍稍後期重罰便已立至又復議捐助議賠  
補空中樓閣層至疊來而地方之脩武濟虛復欲傾囊  
脩辦非有雨粟點金之術欲使民安物阜豈易得乎又  
如新餉本徵折色半解津運改爲米豆來文則曰召商  
買解安所得商人而召之諸如解水次解俵馬解胖襖  
解硝黃之差富貴深藏若虛貧民咄啐難辦包攬之徒  
始百十成羣彼於衙門慣熟一二小康之家甯幫費而

求終事賦役至此將何底止乎愧予監門有淚籲天何從惟有事節省削陋規清逋額禁私徵解銀則每百兩幫銀三兩解馬則當堂足給徃例悉除他如各項幫貼一切隨民之便到任日便刊木榜豎大門殘黎或得少甦而里保亦不得肆其剽掠七鄉婦子庶稍貼席乃生時不辰天災流行外患踵至兵退之餘殺擄逃亡約數以一萬二千餘計又復旱魃爲虐田卒汙萊嗟我元元正未知溝中起色在於何日也

武定州風俗論

明周明濟

風俗何爲而惑也曰指其正變淳訛之故俾當事者

持而善返之無取乎侈盛美炫觀聽也古人陳詩納賈  
意念深矣以棣之習尚言之我州冠禮久廢卽士大夫  
家無一行者田舍翁又何責焉或者人情樂簡易而厭  
煩費乃筮賓三加文甚繁曲故憚於舉行耶噫成人之  
道惡可以不謹厥始哉至婚姻不計財誠吾棣美事卽  
間有村夫俗子競財鼓唇然不至爲全俗之病又有招  
贅之說雖非古禮然禮因義起記曰修其教不易其俗  
齊其政不易其宜蓋爲此類也若喪禮則虛文多而實  
意微諸如作佛事盛冥器煖伴倩客之類誠爲可厭又  
如墓間託親知結綵棚皆爲屋宇雕鏤狀甚爲親友苦

夫喪所重者哀踊哭泣之節耳何用空生者之產以供死者之糜爲祭禮則儒宦之家或有家廟庶民則中堂寢室設位供奉至如陳器具饌闔門受胙等儀久荒不行誠爲率畧之極云乃燕會之儀聞之父老昔年皆瓦噐汗樽日中而集晡時而散允爲雅道近噐具多用華侈恒舞酣歌留連午夜傷財導欲古意浸微矣若夫風俗之甚偷者閭閻惡少家無立椎輒以文錦作褻服窄袖短裾橫肩豎脊揚揚市井間揶揄先輩欺侮善良紳衿遇之且屏息焉此輩相聚非飲酒樗蒲卽給騃凌弱以爲坑騙計耳是奸之藪盜之招也蘓東坡云大亂之

本必起於小姦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爲資噫  
知言哉又如貧窮小民少有憤屈輒自經飲鴆致隕其  
生異以破人之產此兩端皆俗習薄惡之最者近以司  
牧賢明此輩頗知創懲但風俗移人其來者遠非伊朝  
夕之故矣居斯地爲斯民者亦可以痛自儆省哉

許忠節公論

明 邢 侗

忠節公以一汝南書生起家爲編小邑張聲備實寇莫  
敢前卒以首功擢憲本轄於時天子所爲論報者不薄  
已乃遮寇利津一勝於高苑再下德平大捷於海豐當  
時濟北數十城倚藉許公若凶年穀玉涸泉甘霖矣天

授豪傑適與宸濠之禍會若夫正色罵賊不翹顏氏二  
卿同烈彼其中耿耿蓋有以夙辨之也嘗聞古老之談  
謂忠節一日夏納涼於江西副使邸中後軒瀕夕倚榻  
臥淚淫淫濕其夫人臂裾夫人驚怪問故第指堂中藻  
井謂有急可仰慝此間忠節業拚一死不輒告家人故  
亦復淚淫淫濕其夫人臂裾從容一訣默默焉桃李無  
言其所謂區處死生者及於中庸矣豫章以節終無楮  
以忠始二方所爲報公者第有雕俎羊豬畫旂香火公  
其翩然翬雲披髮而下來歟是必以李公觀察三才之  
壽而合聲奏之也

三學寺趙文敏書額論

明邢侗

余往者癸酉秋將上公車過武定詣兵使者劉公就州寺憇焉見其剝宇雄古意必前代經營摩娑殿前螭首得趙文敏碑碑是文敏筆爲惡手摹丹失真又刻手不佳愈益失真甚爲慨噫者久之時日已西薄又入殿禮佛已遍禮十八羅漢度西南壁彷彿一大額倚墻角閃爍有光怪余私憶碑爲文敏書額亦應是亟呼燭燭之則先覲吳興趙孟頫題名數字大於巨杯遂狂呼趣住持僧及隨從蒼頭數人舁出臺砌諦觀乃一豎額豎可五尺濶三之額爲三學資福禪寺六字字正書無行筆

莊嚴肉好當是真臨池本色左方上首題功德主揚州  
路總管田可宜亦文敏書大可其筭許稍下下方數寸  
卽所謂吳興題名右方上首題爲延祐七年十二月初  
一日功德主棣州達魯花赤管金萬山稍下下方數寸  
則爲主持提點釋道成立二題名亦俱文敏書上書與  
揚州總管式相直下則直文敏自題名大小書刻俱不  
失真都作黃金飾字空青嵌空居然一巨麗偉觀也邊  
匡亦渾質不類時匠斲余爲拂麴塵依依其下若坐臥  
碧落碑間不忍去已屬住持尋問故處署置之僧唯唯  
復數年業懸天王殿中央嗟乎文敏一墨本殘蠹書世

尙寶若珍貝而一署書巨額金碧盪輝爲勅賜名藍標榜幾同中郎爨餘之物良可悲矣非余有翰墨嗜痂癖則此神物者終與壞壁之泥同盡胡覩所謂煥若神明頓還舊觀者哉此亦州一大文獻不知從余蹤跡後十餘年而州志屬余手特爲書額之興復如此嗟乎彼夫韜光埋照而世人曾不過而傍睨者獨此額乎哉

國朝

重修趙文敏書額論

李熙齡

余閱舊郡志邢君趙文敏書額論急爲採訪屢向寺前經過詢之卽爲三學寺惟舊所稱刹宇雄古